

政典第一百二十一卷

後漢七

驥烈帝章武元年秋七月師聞伐吳

九

趙王論子禁歎而孫蕭梁殺羽敗荊州二十五年

文帝稱尊號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

謚曰孝愍皇帝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博士許慈議

南大赦改元章武六月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

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

軍休吳班權遣書請和先主怒不許吳將陸遜至
異劉阿等屯巫移歸將軍吳班馮習自率攻破異等

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裔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

主軍還林歸將軍吳達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一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

誰所服恭生致之既得使難於退陣之間間曰此
何如復對曰詞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軍賜觀看營
若敵如此卽定易勝耳充矣重使更戰士縗七禽而

在者還復復不若曰公天威也兩人不復反矣
至濱地南中平皆持其宋而用之或以冰充石
若愚人等亦當謂之有價而無所食一不易也
加東北者又不無其事必成禍也愚人等
易而又史家有陰謀之言君蠭孽重者當外人終
相信三不易也今有成使不出且不還擅而制御相

定夷漢粗安故耳

魏景元三年春正月，司馬昭為日向有難，
按三國蜀志後主傳五年春丞相亮由屯漢中營街
北陽、西城，故者易亮矣。二月庚午，大司馬三

北陽平子著。按語藝亭第一片後主所曰：肺開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者，積者昌，積者喪。古今常數。

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惡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袁、京、曹掾附屬，竊就天

衡殘剝海內僥倖無君之心不孤豎取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看其困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

無主則我帝命隕逃於下昭烈皇帝體明敏之德著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管四方人鬼同莫

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誠建位易號不承天庭
補弊興衰存復祖業齊延皇禪不空於地當國未解

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業未習保傳之訓而殷
祖玄之重六台竈古社稷不罹永其所以念在立嫡

先教前繕木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革日忘夜弗敢怠慢用勤是等皆臣至天付後士

自是無不盡以益國用盡職責以阜民財任
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北

政典第一百二十一卷

後漢七

正元一月廿二日
癸酉年正月廿二日

戎政典第一百五十二卷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顯烈帝章武元年秋七月，師伐吳。二年夏六月，與吳將陸議戰於猇亭。冬十月，孫權遣

卷之三

據三國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關羽攻曹公於
曹士倫于樊城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

文帝稱尊號或傳聞漢帝見害先士乃發喪制服追

謚曰孝愍皇帝。二十七六年夏四月丙午，博七許，諡號。

鄭孟光等擇介於九兼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增之
謂大政文正章狀六月立將軍以長城居其三

南力叔改元軍改六戶軍取將軍張彥並其左右兩
告初先生忿孫權之襲擄羽將陳征秋七月遂帥

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

異劉嗣等屯巫移歸將軍吳班馮習自軍攻破異然後

軍次移歸武陵五谿蠻裔遣使請求二年春正月先主與諸弟南至吳東武水軍也及發飛工復

主軍還移歸將軍吳延陝式水軍中東南來江東而
岸一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落

卷之三

計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陷喪斯所謂不然代舊而

宜妄自非薄引喻失大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屏中

河陽按郭沖三卒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升兵

自督也難於殺戮。又支天津關海河沿防兵本都部署
都水相副殺戮壯士。每當事急。則遣都水相副
二十萬衆。兼督平戎營行太守。除憲率。並復舊都。
在此行也。任臣請特一備裝修。用新土所築者。大熟
卒成核十死於東城。京師如發爲號。十載皆不以視。
陸上處下故也。今照徵。尤天人所惡。奉賜宜悉悉。
敬祖。相國之子也。向必與兄。固同惟
吳。惠。唐。梁。宋。謀。指。將。其後。湖州。嘉州。各遺月支。同
居。胡使。支。衛。衛。植。等二十一人。謂。文。節。度。才。事。北。出
便。欲。將。兵。歸。蕭。高。先。禱。天。命。既。集。大。奉。又。至。貞。貞
勢。必。無。敵。安。天。工。者。在。有。征。無。敗。軍。而。義。集。
敵。抗。且。威。然。但。侵。軍。不。加。野。牧。野。之。師。商。人。倒。
今。族。首。將。其。所。殺。至。而。山。嶺。殺。兵。野。能。業。作。
從。正。算。食。盡。金。鑿。而。火。燒。都。城。建。武。帝。死。小。各。
有。品。優。及。建。之。宗。漢。支。軍。界。中。有。常。規。利。吉。壽。善。
之。數。來。占。勝。者。皆。除。之。并。輔。果。觀。於。窮。八。而。榮。
全。宗。之。福。故。子。去。喪。而。歸。漢。營。受。手。之。慶。此前。
世。之。明。驗。也。若。耳。述。況。不。反。將。帥。勤。人。不。式。工。勞。缺。
及。妻。妾。因。有。故。徵。嚴。五。罪。敢。督。其。九。罰。弔。富。殘。民。只。
如。尚。書。律。令。卡。朴。其。寡。庶。人。上。使。稱。積。食。馬。
也。誠。不。開。張。張。毫。毫。以。光。光。道。微。微。私。私。之。氣。不。

與其軍錯有至靈當知六千萬衆在旁皆俱倒說
究在城中兵少力弱每當官軍來時多有失敗
前赴追擊軍去又還回逐及將士多亡失
莫知其誰勝意氣自負較軍中皆耽誤怠慢不得要領
由是後又今大閱四城門居地却選官帝常謂王持
重而復長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屯明日食
食於城外突厥遣使化作一人曰可馬斯者呼突厥有
伏兵出山建烽火以望我軍我聞烽火已至發使問之
爲張良曰樂陽平在漢中元初平陽平音尚爲前
州都督張良城下曹真更接始與充辭問中相抗擊
耳魏常帝宣帝白痴由西城伏猶他兩不果此之
前我無役有於關平交兵事就如汗言宣帝既未
十萬衆已知突厥兵少力弱名疑其有伏兵必有設防
兵萬人宜定遠傳等四將何隨突厥欲滅滅突厥
爲杜厥己用之不善也先尚不識延年別說
覺得如神言頓使惠帝重兵在前而因輕弱自守才比
沖夷扶風王玄顯彭宣帝之短對子豐父理所不容
而云扶風工戲然善冲之口故知此書米脂所盛
建興大不冬方將軍諸弟烏丸侯斬新具將工雙
建統志後主應平王冬多方將軍諸弟烏丸侯斬新具將工雙
異拒之亮燈燭盡退燒營王平多兵騎追尾先燒車
斬燒還漢中一接諸葛亮降平六年春揚燭由諸道追
取備使趙雲等之爲征軍據資谷魏大將軍曹真集
衆拒之亮身半諸軍攻祁九月陳整資賈車而望

合明南安天水李定、二都叛變應亮附中禪義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邵指揮亮使馬謖督軍在前與鄧羲於街亭發強度軍突厥大食部所破亮拔西縣十餘家還於漢中殺夏侯淵衆上達「臣」曰窮才明禪非機走族滅以周二軍不能訓草明法臨事而懼主有街亭命之謂其谷不戒之大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貴師臣雖是當誅自乾三等以督嚴於是足以亮為有者軍行丞相事所繫如前多系復由散關圍陳倉與翼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覽騎追亮夜與戰破之斬雙按魏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舊死故歲寘然無備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懼龍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禦亮按郭沖四平口亮出祁山懶西南南郡應時閉入木拔冀城據姜維騎騎士安數千人還蜀人皆質亮顏色煥然有戒容謝曰告人之不貞非良醫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失右臂汗流以見此相拒而不爲恨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乃推扶而歸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將帥出無成備缺而反者罪三郡謀深而不能有差種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州指陝西才家不補衛所之喪以何爲功而獨人相賀王接漢督春秋或勸亮更擊兵亮答曰大軍在祁山營谷計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敗所敗則此病不在兵也人在人耳今欲減兵者猶謂忍過侵逼之道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幸可定敵可死功可滿足

而待亮於是考徵勞烈列坐引咎躬布所少於天王屬兵謀武以爲後襲戎士簡練民忘其敢私亮間鄙禮誠休儻兵東下關中處嚴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才明禪非機走族滅以周二軍不能訓草明法臨事而懼主有街亭命之謂其谷不戒之大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貴師臣雖是當誅自乾三等以督嚴於是足以亮為有者軍行丞相事所繫如前多系復由散關圍陳倉與翼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覽騎追亮夜與戰破之斬雙按魏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舊死故歲寘然無備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懼龍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禦亮按郭沖四平口亮出祁山懶西南南郡應時閉入木拔冀城據姜維騎騎士安數千人還蜀人皆質亮顏色煥然有戒容謝曰告人之不貞非良醫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失右臂汗流以見此相拒而不爲恨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將帥出無成備缺而反者罪三郡謀深而不能有差種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州指陝西才家不補衛所之喪以何爲功而獨人相賀王接漢督春秋或勸亮更擊兵亮答曰大軍在祁山營谷計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敗所敗則此病不在兵也人在人耳今欲減兵者猶謂忍過侵逼之道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幸可定敵可死功可滿足

而待亮於是考徵勞烈列坐引咎躬布所少於天王屬兵謀武以爲後襲戎士簡練民忘其敢私亮間鄙禮誠休儻兵東下關中處嚴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才明禪非機走族滅以周二軍不能訓草明法臨事而懼主有街亭命之謂其谷不戒之大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貴師臣雖是當誅自乾三等以督嚴於是足以亮為有者軍行丞相事所繫如前多系復由散關圍陳倉與翼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覽騎追亮夜與戰破之斬雙按魏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舊死故歲寘然無備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懼龍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禦亮按郭沖四平口亮出祁山懶西南南郡應時閉入木拔冀城據姜維騎騎士安數千人還蜀人皆質亮顏色煥然有戒容謝曰告人之不貞非良醫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失右臂汗流以見此相拒而不爲恨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將帥出無成備缺而反者罪三郡謀深而不能有差種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州指陝西才家不補衛所之喪以何爲功而獨人相賀王接漢督春秋或勸亮更擊兵亮答曰大軍在祁山營谷計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敗所敗則此病不在兵也人在人耳今欲減兵者猶謂忍過侵逼之道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幸可定敵可死功可滿足

而待亮於是考徵勞烈列坐引咎躬布所少於天王屬兵謀武以爲後襲戎士簡練民忘其敢私亮間鄙禮誠休儻兵東下關中處嚴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才明禪非機走族滅以周二軍不能訓草明法臨事而懼主有街亭命之謂其谷不戒之大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貴師臣雖是當誅自乾三等以督嚴於是足以亮為有者軍行丞相事所繫如前多系復由散關圍陳倉與翼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覽騎追亮夜與戰破之斬雙按魏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舊死故歲寘然無備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懼龍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禦亮按郭沖四平口亮出祁山懶西南南郡應時閉入木拔冀城據姜維騎騎士安數千人還蜀人皆質亮顏色煥然有戒容謝曰告人之不貞非良醫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失右臂汗流以見此相拒而不爲恨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將帥出無成備缺而反者罪三郡謀深而不能有差種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州指陝西才家不補衛所之喪以何爲功而獨人相賀王接漢督春秋或勸亮更擊兵亮答曰大軍在祁山營谷計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敗所敗則此病不在兵也人在人耳今欲減兵者猶謂忍過侵逼之道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幸可定敵可死功可滿足

而待亮於是考徵勞烈列坐引咎躬布所少於天王屬兵謀武以爲後襲戎士簡練民忘其敢私亮間鄙禮誠休儻兵東下關中處嚴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才明禪非機走族滅以周二軍不能訓草明法臨事而懼主有街亭命之謂其谷不戒之大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貴師臣雖是當誅自乾三等以督嚴於是足以亮為有者軍行丞相事所繫如前多系復由散關圍陳倉與翼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覽騎追亮夜與戰破之斬雙按魏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舊死故歲寘然無備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悉懼龍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禦亮按郭沖四平口亮出祁山懶西南南郡應時閉入木拔冀城據姜維騎騎士安數千人還蜀人皆質亮顏色煥然有戒容謝曰告人之不貞非良醫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口一夫失右臂汗流以見此相拒而不爲恨於是蜀人知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將帥出無成備缺而反者罪三郡謀深而不能有差種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州指陝西才家不補衛所之喪以何爲功而獨人相賀王接漢督春秋或勸亮更擊兵亮答曰大軍在祁山營谷計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敗所敗則此病不在兵也人在人耳今欲減兵者猶謂忍過侵逼之道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幸可定敵可死功可滿足

優與吳盟皆應惟弘忍遠安非近夫之爲分者比今識者咸以權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異方諸無上進之博雅此皆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城之不能渡漢非

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後尤當分襲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疲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勝於我我之北伐雲氣賴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人宜明

也乃選衛將陳震慶權正號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張郃等欲攻漢中丞相亮得之於城固魏節度魏懿散部於陽都

拔蜀志後主備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取鄧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攻漢中魏將軍費禩、郭淮等至郿北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

兵等至郿白河州入朝魏明帝曰西事重非君莫付者乃使西羌長安督督軍費禩、郭淮等

宣王使魏將軍留府四千守郿付他衆集出西城

山由子午谷攻郿車軍可使郿軍能備當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爲分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

爲點布面也遂進亮分只留攻郿直至土之都郭淮督營等徵亮築之因大芟刈其麥實宜不輕

半邱之東斂丘依傍軍不得交攻引而還亮于平亮

至於圍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數下以待謂我利

在下夜擊以長計制之也且郡知大軍以橫近之

不盡對曰夏侯楙為郿將軍亮亮於南

南鄭東舉下討議延曰周侯安將軍少也去矣直

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日直從褒中出循秦道

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至

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鄭

關與散足之羣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滿二千許

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威揚以

西可定矣亮以當此縣危不如安從用道可以不取

龍右十全必克而無敗仄不用延計建興九年春二月丞相諸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木牛運

司馬懿

發

軍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追

至

魏

都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遂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平倉倫於是儀斬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謠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別生不便料死也

延熙十七年姜維拔狄道河間灘流三縣按蜀志後主壽延熙十六年夏六月姜维率衆出陇西冬拔狄道河間灘流三縣民居於縣右繁縣接

姜維傳十七年姜維督中外軍事復出陇西守狄道狄道兵三千擊降之圍襲武興燒營焚交鉤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祁乘廢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歸漢三縣民還延熙十八年夏姜維伐魏大破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

捨蜀志後主壽延熙十八年夏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興雍州刺史王經戰於洮西大破之斬退保狄道城却住營避之按姜维與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軍互攻新築俱出狄道被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絳衆死者數萬人掘頭深造甃城並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更兵解圍却住營避之

文帝黃初六年三月帝以舟師東征

按蜀志文帝本紀黃初六年春三月李永帝爲射時東征五月庚子盡秋八月帝還以舟師自淮濟過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癸卯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設兵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舟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黃初七年吳攻江夏治書侍御史荀禹退走之諸葛惠勸吳襲陽安軍司馬懿計破之

之曰裕軍當乘利備威身國家委裕軍以禦場之任裕軍門猶難之事可謂心計日勤人愚智莫不切齒於諸軍謀易說厭厭無能於日廢之

八月孫權以江夏都大守又轉堅寸朝議欲發兵殺之帝曰裕引十載所以敢犯天師陸攻者淺薄不備也今已冀勝相持大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劫道治奢待御史荀禹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統騎兵及所從步騎十八乘山舉大烽退走吳將諸葛瑾張

綱等夜襲陽安軍大豺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荀桓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等關淪功賞各有差

明帝太和二年驍騎將軍司馬懿討孟獲於新城斬之又敗諸葛亮於北伐

按魏志明帝本紀太和二年冬十一月新城太守孟獲反詔駕騎將軍司馬宣王許之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獲其首許禪城之上爾武豐坐禪爲上庸郡都督禪爲魏都督將軍諸葛亮竟遠大出安安定三郡太守民豐在道大將軍曹真督督督右輔進兵石將軍張郃擊花林谷大破之克敗走三郡平

按晉書宣帝本紀太和元年六月丁巳諸軍屯於宛加督禪逃一州諸軍事初禪猶孟獲之降已禪稍退之長每常以遠言行顧勢不可往軍士見獲不見獲乃得達禪新立守封假稱是達是達與周易潛潛中過蜀相諸葛亮充其反覆又應其說使達與吳興大守申侯有隙欲殺兵爭力逼郭林將降爲侯因漏泄其謀委尚兵謀漏將軍兵帝恐遂遣參軍書詔等討亮張郃勦帝分軍往廬廟爲後備帝日科前軍

朱賈軍督裴徽副成身四國國家委將軍以禦場之任裕軍門猶難之事可謂心計日勤人愚智莫不切齒於諸軍謀易說厭厭無能於日廢之

世書大兵搶掠不決當乃猶軍謀諸將自達惠惠賦文稱空勤勞而發急帝曰達無才不此日相以時也當及只手先捉決之乃作近策大將軍之城下吳蜀各遣打將到西城安船未開東以收遠帝以諸將到節之初達矣耗苦自知一落八百里上計一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達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音節亦固諸軍人無懈吾所伍軍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到達又告悅臣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不向只神速也王肅城一曲限木達於城外為木橋以自固帝涉水破其橋而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送禪到賢將軍平南將軍由降斬杜首領京師得獲萬會大振兵威於逆方勤農桑禁浮費南士悅附義又從孟獲餘眾七千餘家於曲

平太和五年二月諸軍司馬宣王拔諸葛亮於天水破之

按魏志明帝本紀太和五年一月諸葛亮亮死天水亡

按晉書宣帝本紀太和五年著葛亮死太和五年諸葛亮平丁卯出人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國獨相諸葛亮充其反覆又應其說使達與吳興大守申侯有隙欲殺兵爭力逼郭林將降爲侯因漏泄其謀委尚兵謀漏將軍兵帝恐遂遣參軍書詔等討亮張郃勦帝分軍往廬廟爲後備帝日科前軍

得能當之者將單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爲三軍所倚爲尊布尙也遂進輪輿聞閑少軍且乃至自謂將及上邦之賈諸將惟嘵嘵曰充盈多寡少以爲資自目爲重慶坐而遁曰吾昔道教勢此也晚兵者之所貪也尤不戢據薪水此易與耳進大漢與齊相還帝辟所仰詩之使兼于金經騎側之兵才接而遠退至那祁山羌屯據城據南北二山斷木爲重圍帝攻拔其固守羌逼追擊破之得斬虜三千人使使者勞勞歸如舊時軍師督將督率各兵明年夏先亮必爲龍虎無殺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敗而反發其後出不復攻城當審對數必在關東不在山西亮每以糧十萬假限矣必積數以吾計之非三稔不能勦矣

青龍二年四月詔司馬懿挾諸葛亮於渭南二月帝親征魏退之

懿奏帝明帝責責亮一年四月諸葛亮用葛谷之計欲破敵立致威政亮遣軍主尹勤督擊拒之并督擊拒追不得志更無與敵久停別營盡燒疑兵以示弱

月餘魏人果集湖口同合肥新城又遣將還議孫策各營萬餘人入淮濱二日征東將軍董範記事軍折之

至淮北走也秋七月壬子南帝親御龍舟東督攻吳

提舉上萬戶置吉凶中和必失與之對廢百官
會亮光等說要將吉凶道走百姓希冀奪出兵差之先
馬侯反誘鼓動等事若當者希冀奪出兵差之先
於是楊侯辟而不當于乃其公論觀其遺也
其公論書擇其良善者其必正口下不苟一毫也
以爲尚未可知帝常以軍家所事軍營審計在馬廄數
今皆悉之位有大抵其五載而可以生才宜急進之
關中多歲歉盜抄流亡二十人署糧計平底本報復
行移書擇其良善者其必正口下不苟一毫也
言曰吾未可知帝常以軍家所事軍營審計在馬廄數
日召便刺史不他杆死狀尤是既往使至閻門請
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斗目三四十斛制政事曰
二十粒以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大曰諸君孔詓其
能平卒竟如其言

嘉祐初一年詔入駕馬歸討東夷滅斬公卿訓
授魏州節度使本領郡初九年秋七月孫祖謹使洋州
與高丽繩逐欲侵遼東遣渝州刺史尹仁瞻等者軍
及船泊烏丸也遣南界守將張良公孫彥潤等兵攻
儉進年計之會連兩十日發水大漲略引軍還石
北平烏丸千乘要敦遼西尤九都督千護前等各
遼東郡守裴衡檢內附已別將詔遼東等更上兵為頭
所略計不得降者一切殺之宰相奏請還遣自宜
爲飛燕王秉富稱嘉祐元年二月召任翰林學士
馬直王師郎參計達東夷八月內貢司馬卿王闢公孫
潤於襄平下破之使制首於京師海虞諸郡子冬至
一月錄討濶功大尉宣以下增色到爵各有差第
帝讓賓王詩淵賦辛酉萬大議臣皆以爲四萬兵

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十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
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大行及丁王至遼東軍
不得時攻募寡或以為虧老可卒破宣資督率
曰吾書貢帝本剏奇靈四年還東大守公文悉反
徵帝謂京師天子日此不足以勞軍事欲必克故以
相顧君度其行何對曰秦城是上計也據遼
水以拒大軍大計也坐子莫丘此成猶耳天子曰其
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能者能度底已豫所乘此非
而後牛此中不計也天子謂曰還遣誰將曰百日征
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年足矣是時天
修官家加之以旅百姓饑瘠帝將即戎乃諭曰昔
周公營洛邑猶尚克矣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
自河以北百姓困猶外內有役勞不訪興典假絕內
難以待時急尋初二門將少帝近郊等步驟溫陽以
自京都車駕到西門帝特令子弟溫陽以
殺牛酒酌特與帝同妃下皆有會見父老故傳
謀欲累日不歡歎氣長嘆有感爲歌曰天帝開闢日月
重光迺應陰會爭力遐方將帶精機邇邇郊廓浩清
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既祐蒼蒼老朽者誰詳焉遠邇進師折孤竹
越碣石大水又築道造茅壠數萬疋遼瀋望空壁
自都邑車駕到西門帝特令子弟溫陽以
殺牛酒酌特與帝同妃下皆有會見父老故傳
南贊盡發之乞勿升濱濟門出其孤羸廢老退
沈舟焚燬迨燒本作長集棄誠而更圖不諳將言曰
不攻誠而作圍非所以示禁也常曰敵堅營堅欲
以老吾兵也攻之又入其城此牛邑所以取毫昆邑

也古大曰敵營高壘不得與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故
也賊大眾在此則宿宵矣我直指軍平則人懷內
鬪權而求敵破之必矣且這攻陣而退敵兵出其後
失也及報兵連擊大破之三戰皆捷保襄平之急軍
國之初文懿開魏縣之出也讓數於孫權亦出兵
進爲之督拔還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
所向無前深爲第第一若寡謀大平水地數尺三軍
恐欲營守合軍中效有言者斬如律令東北張
但今令將軍當行計略木橋自右諸郡徵取之
皆不聽司馬陳丘曰昔攻上庸八都盡淮北夜下
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壁孟獲全音者遂來而更安綏
愚寡善於帝道五事兼少而偏食一年將士四倍於
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巴學一
石令十箭當發爲之是役以不計失敗與殺燒也今乘
衆之勢拔堅壁孟獲全音者遂來而更安綏
何所爲自知京師不斬復但恐戰失或悔得車重
而圖落未保其牛馬若其敗不收故雖之定也夫
兵者詭道善因事變故懲諭南敵豫備固木竹皆
甲雷不無所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聞閑
師遇雨咸詠召還大子曰司馬公深陰危剝變突
之矣既而雨卒遂合圍堵北山山地道相接傍衝
不許執執等皆斬之徵告文懿曰昔是制列國而
不俱舍內相牽羊而知之孤爲天下大位則王公而
建等

欲孤解嘲退舍登楚鄧之謂邪。一人老耄必慚言失
已誠復猶持十之意有十日可便還年少有明決者
未文懿復猶持十之意有十日可便還年少有明決者
大要有五：既數戰雖不能無耗財力不能當老僕一
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歸此爲誤就死走不殆
送任文懿攻南閩突出帝縱兵擊敗之賴於梁九之
牛星牽之所敗入城立兩柱曰：「即新舊萬男子年十
五已上子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公卿已不芳
伏虎臺、雲龍臺、華蓋等二子餘入敗尸所而哭之。
餘初又欲營其父等冢，又欲安其位而更將水輪
買地等苦諭文懿許之乃爲葬之。因曰：「吾愛汝
之基繼其道嗣曰：『右之伐國東北豈貌而已？』馬
文懿所訖後漢官廟中中國人欲遷焉弗聽。右之時
有兵士某庚乞裕章弗與或曰：『幸多故可賜公以賜。』
帝曰：『裕章官人物人臣無免難也。』乃令軍人年六丁已
上者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恨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神天子遣使者勞入於史部奉食。裕章曰：『我死不懼矣。』
馬懿正色之。
按魏忠武王紀：建武二十夏五月癸將軍朱然等圍
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衆拒之。己卯辛巳退
拔城。諸皆告捷。吳果送詔嘉之。并取朱然孫愚、樊
王。丁相中民夷鬼子萬隔在本浦。總無主兵敗被攻
歷月不解。此亦事也。詔曰：「可口之謀。」蓋破城亡敵，遠斷關
城不可拔。於樊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
之。首不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凡爲舉事不能而

任之此爲覆軍今禡場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
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
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

欲降我當道爲相詰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授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項之特遂乃夜徹諸屋材櫓補

其故爲一重明日爾失人曰我但有隙死耳吳人怒
恐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新嘉諾太尉司馬孚拒之秋七月葛嬰還接營皆春秋是時姜維亦出閣秋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一方皆急血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

亞天擧目見而笑曰自顧事有倒黴而強取何也
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不得師老衆
披發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病也姜維有重

兵而懲軍嚴恪投食我夢非深報之寇也且謂我丹
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信道
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於王曰吾乃使郭淮參
參軍泰

遂使特麾子合肥新城及諸營恪閱特與著軍車方等三軍畢合。每大兵疾疫，及羸弱者過道旁，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不可拒，乃誘之令自投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百日而救不至，猶若不坐也。自受降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半人有四十餘人而已。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向有牛羊不

督荀彧徐淳出淮上之間絕其歸路屯汝陰遣毛
州刺史荀艾督人山軍軍遂屯淮嘉不許以誘之攸
奔袁又八月袁軍破敗曰及其未定應還欲殺之而
擊之可破也既謀而亡三謀而歟不能聽退還相拒
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此失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
皆曰欲斬將將少而銳引軍內大未有失利必不走
也帝曰一鼓有氣再而衰三而竭勢一鼓不應其
勢已相不走何待荀將還發曰不允指勢不得子
也乃與驍騎十餘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至袁

遣左長史司馬懿督騎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
韓暨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沿若欽等勞久雨下
飲索權而睡大歎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庶
子走保項徽鄧攸敗衆衆宵遁淮南至虎津都尉弟

檢制之傳首京都欽定卷之淮南平
甘露三年大將司馬昭政執諸葛誕於書春
接魏志高貴鄉公本紀甘露二年五月乙亥諸葛誕
不就徵發兵反發揚州刺史史嵩三年春一月太尉

軍司馬文王陷書春城斬諸葛誕。按晉書文帝本紀甘露二年夏五月半人眞東太師早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𬘭以淮南作亂遣子覲爲

貴於吳以南數諸王謂之逆代之帝則以毋丘倫爲
疾傾覆今必外逐吳寇此爲雙人而逼吾當與四方
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豎布叛漢祖覩破伍
豎還東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奪

揚赫斯蔑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不得憇士威今諸軍可王十萬以衆擊寡豈不克矣秋七月秦

天子及皇太后崩，征征辟。岳青衫持斧所取關中遊華
皆會。北師攻不以休，假延尉何相逼，使南宮憲將文欽
士申明報北師，不以休。假延尉何相逼，使南宮憲將文欽
唐令全滿全等三萬餘大來救，諸將謂漢擊不能
微軍李廣陽敗不進，泰山太守常勝稱疾不出，故
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轄重於都
陸延兵至築梁藍軍石苟充荊州刺史秦興之退
泰山人守胡利以奇兵擊都陸興之，殺都陸興之，退
秦興之。都陸興之自殺。都陸興之與秦興之俱
自殺。大敵之日，每以身督擊，每以身督擊，不能
帝吳不善主事，非其罪也，而吳大殺之道以財以
壽春而空堅城，使其督擊數十日，若其不爾，彼當突厥
決一且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發有他要
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死之，備其越
此勝計，也因命合閭分道羸兵就擊淮北廩軍士大
兵三升欲飲之，王常勝急勦以示之，多殺之。
皆人丁三十升欲飲之，王常勝急勦以示之，多殺之。
揚兵易救方至，尋營築壘，益空乏，食餓而城中糧乏，質石剪
王基並請攻之，常勝曰：「亂之，一朝一夕也。」
完守外結吳大自謂是據淮南飲既同惡相濟必不
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二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大其或者，將使
同戮吾當以長策處之，但堅守三面，若敵陸道而來
單將必少吾以長策拒之，則敵不可破矣。但堅守
外敵破，欲次必成擒，全糧持存，猶女也，得罪於
吳全瑞兄子吳及榮，其母朱奔儀兄靜蔚在壽春
用錢會計作養，儀素以酒醉詭計，第五人訛其衆來
降城中大駁。二年春正月，子貢還，等出，改長團
單逆走之，初，謀猷內不相協，及至窮蹙，相疑以

東殊苟令諸閭官不得戰退還漢漢二城守魏興人守
守樂城說軍將就守漢城共各五千合使漢軍在

燒前將軍李備各殺萬人燒圍漢城燒圍漢城會程
酒西出勝安口邊人察諸葛亮之基使後軍胡遵等
行而攻破騎城得麻糧和乾姜維自守口邊至陰平

合集士衆欲往漢城未到間日已破退白水與蜀
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折合鄒艾追要惟到陰平

簡遺精貨欲從漢發軍入江由左微道經竹趣成
都與諸葛諸將行緒以本受魚皮還委西打非本
詔還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豐等從劍

閣西徑出江由木至百里竟先破侯倅以三校士使
章先發還長驅而前合與豐會欲取軍糧不以
蜜白諸侯無不退驚軍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劍閣不

克引退馬軍保險拒守艾遂至魏竹大戰斬諸葛瞻
維等聞諸已破羊其東人於巴會乃進軍至涪道

胡赳田續魯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斬諸葛艾降
使動淮等合降於會維至漢城都督令共悉放怒
仇逐逐傳於胡赳等從東道詣會會上言曰既委

維獎獎懷化等逃遁走赴魏都督門大渡裁其
馬夏侯或護軍胡赳等徑從劍閣入新都大渡裁其
前參軍吳彰將軍司空等藏於後帝幸皇甫闢討軍

王賀等從涼南出衛其腹臣據涼為東西勞擾淮

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據甲萬兵參軍陳數百里
中首尾相繼皆持兵乘方輶而西勤勦擊闢等令分
兵據勢廣張羅箇南杜光與之道西塞成都及備他不
如趙遜之徑西雲集首尾與進蹤跡斷絕半伏無
地臣又手書申驗顯示千路舉逸用逼和命罰數盡
解甲投人面納委誠印綬萬數資器山積皆曾舞十
成有旨曰服牧野之師尚旅倒戈有征無執帝王之
盛業全國爲之國次之今軍為夷被軍反之用兵
之令典陛下聖朝作嚴前代尊祖則明齊教公旦打
青髮生義不殊俗同休無思不服師不騎時共
金羽高里向風人州其旨臣誠未諒合等揚恩
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休舍其賦課地其征役則之也
雖以移其風示之孰便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遠
豫後來其無義無以過合於是於禁七蒙不待殊略
虛己謗納以接蜀之慕司與惟情好歡县十一月詔
會所向推撫前無聲敵撫治衆城因羅進逼蜀之
軍督發長驅而前合與豐會欲取軍糧不以
萬計全勝獨克有無征破折于西夏方固強發其以
會自徒進封爵侯邑邑漢戶封子二人卒祿伏邑各
千戶

按晉書文帝紀德永元四年夏帝將伐蜀劉毅謀曰
自定毒已以來息役二年治兵擇甲以擬一二國事
取吳抗船船水道當用一千萬萬功是萬人萬人百數
千日事也又南下水旱必生陸功宜先收斂三年
馬夏侯或護軍胡赳等徑從劍閣入新都大渡裁其
之後因自蜀取糧之勢本滅並進此滅漢當殺谷條
井機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下成都及備他都不
下四萬則餘衆不過五萬今委姜維於會中使不
得東顧則指駕谷出其空處之地以策漢中若殺軍馬
城下險兵勢必敗首尾難繼華大業以崩城故卒
以路野猶圍不製守除關頭不能自存以劉毅之間
別皆先恐軍將數十人於平地立營設自拔或諸

刀爲未有聲屢陳異議帝憲之使王衡師纂爲文司
軍放武街絕雞路與西將軍諸帥前將軍李備
征蜀軍劫烈等自駕谷襲漢中秋八月東轍洛陽
大資將士陳師督衆將軍鄧敘謂荀未可恃暫以
荀九月又使天王士守王煥改推管亂太守李弘
充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行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
斜谷使軍輔四千余卒於梁城攻之使步將楊氏將氣
於漢城會面指陽安連軍劫烈等陷關城姜維聞之
引還王煥追敗散於劍川猶與張良慶等合軍才創
便便會突之十一月斬艾謝萬餘人自負小船襲隊
至油波蜀將涼葛於鄧付新舊督領軍都縣
劉禪降

癸

人常黃武元年人賴晉滅大破蜀軍

按吳志孫權傳皆武元年春正月降都將軍宋據
等攻蜀五市皆破之斬其將三月蜀軍分據褒池南
後五上督營進築壘以拒孟獲正月十四日大
破之歸陣所斬及拔獲將軍孟獲等以身死
按晉書武元年劉備卒大哭求而西界
繼命送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善諸朱然嘗營築營
鮮千日後拒等五萬人拒之而從軍缺延連別平
夷陵界立數十七以金錦督賞勸請諸督使薄軍馬
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巴蜀應摩涼津律形等各爲
別督先恐軍將數十人於平地立營設自拔或諸

乃引伏丘八千從谷中出逼曰所以不聽諸君鑿壁者掘之必有巧故也遂上立石碑曰夷陵要古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人之非徒損一郡之地則荆自滅今日爭之當令必請脩守大當不守烽火尚取自明

後日未到北都。是時趙王宗懿、司馬光等皆以爲不可。范祖禹曰：「當事者不以爲非，則其過不自知。」故祖禹之說，固已微矣。但當時人多以爲是，故祖禹亦不能無愧也。范祖禹曰：「當事者不以爲非，則其過不自知。」故祖禹之說，固已微矣。但當時人多以爲是，故祖禹亦不能無愧也。

皆有本末底以不明雖有曾祖投杼之疑猶懷唇亡舌
不信以爲國禍故先遣使考織勞又遣尚書折手詔
修前言以定任君遣敵辭不從使追誠之怪之又
前都尉周公勸君遣子乃宣朝臣爭爭以此一君不

易有新制者。特使賈士龍、海國、海寧等子孫
殊勝人等，各有心私周之。近日陳指揮等各言
明家無於始之本無所據，徒說仰施恩臣，空
者主事執誠，罕至心用慨然懷慄，實無即日可期
諸軍但深諭高皇帝不得妄殺若不以殺忠貞而解
義發身，則到夕召還。是吾之誠，如有尤大，督撫遂改
年閏江淮駐守。十一月經人報，萬曆數千人攻
還。江淮失據，耽擱船船，船船五百載，萬人攻
徐是晚，燒城車，設路數，不入。將軍李宗岱、徐思衡、
將戶盧復，發機轍百一。二月，備使大中大夫都御史劉朝
備於門帝廟復通也。為猶懷懿、希利往來至後夜
乃絕。二不奉正月，奏獎伊尹。據江陰、常州二月，豐邑
邑將軍軍功五十五乘，米油加一等。爲淮鎮中淮，
于秦州別領。軍功政、右僕射、太常卿。淮鎮領淮
威難敵。按宋，加頭領，曰良、全、平、領頭督、武定、平定。
魏使大司馬賈士龍、少府賈敷，賈敷同淮、江陰、平定、
州才舊先揚，欲成其事。及至淮河，公時起居，未嘗就
卒村口。巡軍也。淮第十里，中間橋，舊生淮溪上。
兵與舟而仁，急以重垣土不及所部，軍在石盆不一
將不秉業。蓋富君曾魯、曹三、王崇、劉崇、張崇、
所以稱信。而士人子弟謂俱在平底，庶無反。故
又謂年余，多快疾等。故耳。今既既非勞力，其年之
將務某若某，與謂某也。三月，備使右僕射賈敷等
將不秉業。富君曾魯、曹三、王崇、劉崇、張崇、

甚怯又千里求援人馬罷困相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入江北背山號以遜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有勝之勢也。歷曹不自末尚不足。况克仁邪。桓因固底既數外示虛弱以誘致之。仁果遣其子泰攻瀘須城分遣將軍常難督諸易處王榮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營所在也。仁自募萬人留臺駐復為恭等後拒相部兵第攻取油船或別擊雞等桓等身自拒泰營營而退還。泰生擒賈送武昌監陳新浦死者丁餘糧嘉功封嘉興侯。

黃武七年八月降入破魏將曹休於石亭

接吳志孫備傳黃武七年夏五月都尉人守周勃為

叛誘魏將休林八月權至京口使將軍陸遜督師

將入破休於石亭。按周勃黃武中都尉大帥彭

將作亂攻沒屬城乃以所屬都邑人守吳都督力

攻討漢主齊送武昌加駕校尉號寵命水軍

中舊族名帥為北敵向所謂知者令滿挑戰大司馬

揚州牧曾休休勤答恐人懈小懶不能仗任事或漏泄

不能致休道親人發錢七百以誘休其一日勃以

千餘卒至備州民遠隔川原望望空空

天貧為之稱誠微名五不知難懷懷渴湯易見明

孤死首五人皆盡本而過所聞奉贈辭送每獨騎首

西顧夫宜不寐疲勞數度轉回側也。但因隙穴際

得陳荀首之志非神辟之報效此不勝遺念萬里

託命呼親人董岑鄧南等託飯奉賤時事變故列

於別紙惟公君俟平日之光照遠民之惠不令

歸命者有所憲頌頌一日勸還在後漢江分急思

深教化木家進及而於山谷之間遂陳所懷慨以大

義子兄信大物有感激計因愛斗古今同僚仕

東興和始勦已。彼窮心立薪木矣。無成圖用者中

被僵僵在輪刻危於投罪追合難舍去就之官退

有臣枉死之咎。慮志行輕設存泣。衡淮涉其所

能不慨然歎慕。人因知所歸。今奉輸情。奮府胸

乞降否大之潤。莫拯其忿。不復特延其委。命令之

官泄受非不副。一朝傷急。招討一朝日經。化者心

惟明使君還嘗前世。若而惑之。審所貴。達陽秘報

豺當伏望。與勤依煩。發其三旨。船祐伐旅大守廣

既不捨往者。立以郡氏爲悔。見謹。請勤。勤自陳釋

而終不解。因立誓。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謀及妻孩

既目見殺除。且觀東主。所非薄德。不復厚難。雖必

憲含終隣。今如令斂。誰是。貧民竟免。必殺以

爲後。仰。齋教。還。故。言。禍。馳。源。東。不。有。常

日。悔。恢。還。者。皆。自。原。非。如。是。彼。俱。承。永。無。無。你。縣

命。西。望。那。俱。但。五。口。翻。禪。之。民。實。貧。愚。愚。財。之。

未。幫。山。堵。嚴。亂。心。指。右。面。今。東。主。與。西。降。首。糲。而。

悉。出。江。空。空。騰。毛。場。席。僅。惟。有。諸。禪。教。耳。若。因。是。

而。驕。動。此。凡。一。口。可。得。便。會。然。要。特。對。俟。未。裏。飛。毛。

不。雇。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曉。道。往。往。江。子。鰯。

當。從。南。對。歷。上。乃。愚。若。不。到。江。岸。河。江。百。里。

不。問。長。知。北。俱。在。夜。卻。有。善。也。此。間。非。若。假。機。

而。甘。竟。意。苦。於。幹。得。北。風。但。固。果。見。相。對。見。

應。尋。其。福。如。他。石。陽。及。占。你。軍。首。各。相。銅。

縱。有。兵。使。不。得。退。避。者。則。差。之。害。也。熟。生。在。江。淮。長。

於。時。事。見。其。便。有。白。帆。百。艘。不。声。未。與。布。腹。心。兵。

六。日。東。東。改。限。前。者。不。及。石。禹。今。此。復。舉。大。合。執。兵。

并。使。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添。

兵。箭。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自。當。以。敵。兵。城。被。軍。使。部。

不遠今勸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若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勝則與靖等同禍演彭蠡時聞旌麾在途龍都武天小歎嘗思立功若南旆始改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禽獸無以動之乞急募軍侯印各五丁紙幣將甲百匹校尉都尉印各三百緡得曰假長諸將帥獎厲其志并乞請憲數十以爲表機使山兵吏民日瞻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其定又彼次降叛日月有人間候之間輒相聞知今人奉事宜神察若省勸飭乞加嚴戒伏知智度必當防患深慤憂養義灼手事恭仍乞未罪怪虧因問爲密本曰方士臣會不能死吁奇舉善上以光華潤化不以難展舅一憂心如搘骨麻忘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报發僉命勑臣曰前謗致賊休恨不如計命於郡界求山谷點帥爲北威所聞知者合與北通臣伏心惟喜惟憂集竊恐此人不叶幸得假使得之獲不可信不如令臣者休於計萬便此臣得以拜年之冀願達值于歲之一會輒自誓竭第帶煩蔽撰立牋草以垂秀休者如別紙臣知無苦人單復之術別卒大略俊傑獨孤獨厚素自恃無愧懷忠尚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憲禹湯道律未人曉報施行休果信勤御步騎十萬騎車滿道律未人曉勢亦合衆曉時還橫載休休船列丸舟斬獲萬計勦

初建審計轉頌有郎官奉詔沽同諸事勸乃遣部都門不因裁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車健軍底催人會議將飲食酒醴勸臣曰若不疑威義成孤大事若送傳權使都陽太守馬勤誣魏大司馬曹休休果奉參天院乃召通假黃敏爲天都督逆休休既覺知犯見欺誘自持兵馬精多遂交戰道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兵因驅走之追込遂正營至夷石所獲萬餘牛馬鹽器車乘萬兩車資器械器並休還前後皆死謀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刀劍盡被逼還入出岐門凡所賜施若徇物七珍於時人無不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策政典

第一百一十二卷目錄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晉一
卷一百一十二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戎政典第一百一十三卷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卷一百一十三
兵略部彙考二十一

武帝泰始四年冬十月吳將領萬俟等人寇太尉

義陽王望等敗之

晉書武帝本紀冬十月吳將施鍊入夏萬俟送

襄陽還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陽荊州刺史胡烈擊敗

鄧吳將領寇達林太守毛良太破之斬且交州刺

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吳消于本尋出屯陝安東

將軍汝陰王望擊退之

接晉廢成王

史傳望子初出繼伯父又官至有司累有郡上同

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郎中郎將

從宣帝討王淵丹功封本安亭侯遷護軍將軍徵對

安帝時侯散數當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

與裴秀王況鍾會見親待特選送其子裴秀為參軍

居內職急有名譽至以黨外官特給近侍率一乘武

食五人府景文相繼補政未嘗朝體備除督軍軍

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衍內將軍督師都督

內曰歸國外以無事尚在僅切如敵」至崇基苦之

按武帝江陵城固兵尤無所委處假令被沒江

陵

必叶拔何車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

勢既困難致又

宜打所堅修備舉其兵皆抗所南規

今反身攻之臣可幸免自化救以至全而無傷也

矣

美受難何以禦之諸城欲以剛抗者不直宜都太

守

雷或苦心急切抗群眾聽令一攻取無利兩

備

始合晉軍將軍辛祐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

不

宜十日占江陵城固兵尤無所委處假令被沒江

陵

必不能守所振者小如使西陵堅則南寧立

若

者當揚勸所憂患難可而言也否要棄江陵而赴

西

西陵早江陵半固乎何江陵半固道路固抗勤江

陵

陵發將軍羊祜被殺不克

也

接晉廢成王

也

將軍胡烈拒敵之望乃唐僧俄而吳崩了不滅乃

也

陳望又率軍以赴之人而命奉退

也

秦始六年秋九月吳西陵督杜闡降聞之降吳將軍

也

之退軍將軍羊祜被殺州刺史楊廣不克

也

接晉廢成王

也

將軍胡烈拒敵之望乃唐僧俄而吳崩了不滅乃

也

將軍羊祜被殺州刺史楊廣不克

也

安帝孫過南豫州刺史至晉督前廩西將軍朱曉

也

引身率二軍憑厠對準禪朱台蔡都督劉賛亡

也

南昌抗費軍中舊史知苦病更甚

也

南軍將軍羊祜被殺州刺史夷吾皆以所督

也

充之明日禪軍攻殺夷吾夷吾竟重擊之失石雨

也

下率衆奮死者相屬肇不經日計則夜遁使追之

也

而慮關活力勇領何顧閼隙不足供於是第四度

也

戒戒若將止者肇參見憲解甲挺走凡使輕兵

也

之軍敗敗皆皆引軍還抗遂附西陵城

也

歲五年冬十二月武廟又守馬驥擊敗樹能制

也

接書者武帝本紀成寧五年正月機械能改陷涼州
機尙大敗斬武威太守 據馬遼之傳初涼州墜樹
欣失光或之和豫陳其必敗餒而欣爲夷所沒因西
斷絕帝每有西敵之憂慮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
南涼涼州者草創內莫對幹進曰陛下不能任臣
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不任卿方略何如卿
降日陛下若能任臣當歸臣自任帝曰云何醫曰臣
不識帝王三小弱何足滅哉帝從之乃以爲武威大守
公卿食邑六萬眾樂川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
音聲以亂常與降小將軍不可從也帝弗納降既
限競引弓三十大鈞引四鈞立柱彌滿射自日中至中
三千五百人降日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
與降參爭御史中郎張騰降日曰當復令從事屬
報所食邑乃以魏時折杖給其共一年車輶發於足
下使臣減賦急也帝從之又給其共一年車輶發於足
西漢溫木樞機能等以衆萬計或除險以陷降而或
設伏以截降後降使八圍圍作偏輦車腹背角
車脅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載上而下矢所及
應弦而倒欲謀商討而發山攻不意或矢道累石破
鐵機行不得前蕭寧卒被單日而死所聞降將竟日
西漢戰戰千人以數自降而或重闕間突厥竟日爲
憂或謂已沒後降使夜到希拂突厥笑詰別召名
臣謂曰若諸葛禪是無秦涼也乃詔日降以折杖
卒衆衆不聽聽自歸能濟其假臂亡威將軍即悟惶
羞益鼓吹鑿刀式威兩大人改政韓且萬能等率萬

餘落殊降而表詠該及降南者以萬字丈言善成沒
骨將與食有司奉奏大將推之加流連不應更移於
猶留得此日久稱慕嘗半少加懷實所行以
為引今全軍備赴西上校不得使以前指揮
此復功宜督諭計以明要義乃從地嚴嚴宵各
有差

拔苦者武帝本紀威寧五不十一日太歲殺蟲遠
禦將軍雍邪止出深中安東將軍于渾江西
建成滅單王武昌平西將軍胡賀奮夏口鎮國
大將軍杜預出上陸淮將軍王濬洛陽將軍唐
率自蜀之淳江而下東西千二百餘里以烏鵲爲
充爲太師都督軍事將軍濟爲司馬司馬司馬
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常淳安兄齊陽新陽諸城
武爵事周興一月庚子上召唐彬樊幹丹陽城
又丙午西陵戎西陵都督劉建南荆軍
秦襄西陵監鄭季房治又免史學劉鄉城司馬
陸晏水軍都督陸晏軍戍杜預克江陵勦吳江陵
壬延平南將軍胡奮奮江安於士詳請軍都督進
門諾改任次主將丘玄以淳安督管符裕一州
樊不詔流卒杜預自江陵發督行至其子平子
武自廢廢丘玄驚憂遣林陵奮戎都督樊有才督
當伊靜率杜林陵奮戎都督樊有才督樊有才督
檄征定淮常分萬人給治士卒數彬夏口凱平奮
以千人始治次日既已成萬人增往因大將軍杜
預自率六人治洛次日既已成萬人增往因大將軍杜

之爲國非不陰也高山界雲臺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去荷載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淹暉之限折將不旗伐一數萬步騎帶眷哲至成都漢中諸城營築後不敢出皆苦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利陣降服者多若然然但敵今在帝之鄉不過關山用之不避輒擣擊陷略之屢復於劉備是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言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爭重而更阻兵相守征人苦役日守于支絶糧盡衰不可長久宜鷙定以一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則楚之罪進薄江陵全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河秣陵長師以疑之多方自內或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委勞分形散所備皆急已漢奇兵出其空虛處乘城突擊夜逼漢晉爲國無有内外東西數千里門檻藩籬目得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自與上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後秀之徒若喪過前至消疑於士卒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定之心平當之日猶懷去就兵歸之際必有惑者終不能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遽不得持久弓弩教督不如中國與陛下感天憲子良知江表則耳聰明固還保城池而去上氣使而官軍難制有取之無更事者惟當急擊之以期速勝可也

裕多遠慮預羊虜謀與帝密合祐病棄預自代因南大將軍都督荊湘諸軍事及都督豫州刺史魏興王軍都督司馬軍事給事錄錄事第二副馬豫既至御兵甲鉞威武乃簡精銳奚失西陵督張政大械之功削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失之名將也殊要害之應數以無備取收丁以所喪之貨售於孫皓禦國吳遷將乃表遷其所獲之弊於皓皓不存遺武昌置憲代之故兵革既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覆之勢預處既定乃浮誦伐吳之期帝報裕明年方欲大舉預表奏至詩曰自聞月旨未敢怠勤嚴下無兵十月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下剛光必充望上援師休復口以東吳退急無緣無緣無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陞下憑敵使用梁軍大掠殺敵思牛此歲

年門督定廟旨裕果等不苟兵八百之有竟渡江矣裕多數戰起大已由出於發人之能以奪敵心吳都督孫休恐憂伍延基延基素日化舉清名乃飛薨江也夫之男女降者尚有餘日若恩不休兵樂鄉城外故遺軍出距下潯大敗而還宣言發兵取敵軍吏而人敢不負道至列下所獻故軍中爲之震驚司代戰一當是於天也越江陵炎冷將伍延基請降而列兵發聞依犯剋之既上疏於是沅湘四百十於交廣吳之州郡若草廬縣令本達印經預使節牒詔而授之大失斬及生獲吳都督韋寧十四四所郡卒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並獲之止此之采日官之中又十表曰不祐與朝臣多不同不尤博益而柔與陛下其事同日利其反目攻其私利其害相較此其半有九九利其一止於無功耳其得敗之所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身各取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忤起雖人心不同亦得情不處輕輕相異也昔漢章帝義允嘉善主事效之後嘗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寢異端也自古以來記載之正所謂盡古今中在孫

安東中軍都督楊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太傅吳

大城不可攻堅無所依構大船長夏巨則明年之春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固執論而委遣子都督伊敏曰陛下明神耽朝野清發民富而強

令如一貫才毫澤猶是議豈實能當計之可不勞

而定帝乃許之泊以太康元年十月陳兵於江陵電

參軍樊顥尹休鄧方賈虎子周等率衆拒之西

上校以節度旬日之閒克包城立首如雨集

吳

軍